

傈僳族长篇历史小说

恒仁坝

朱发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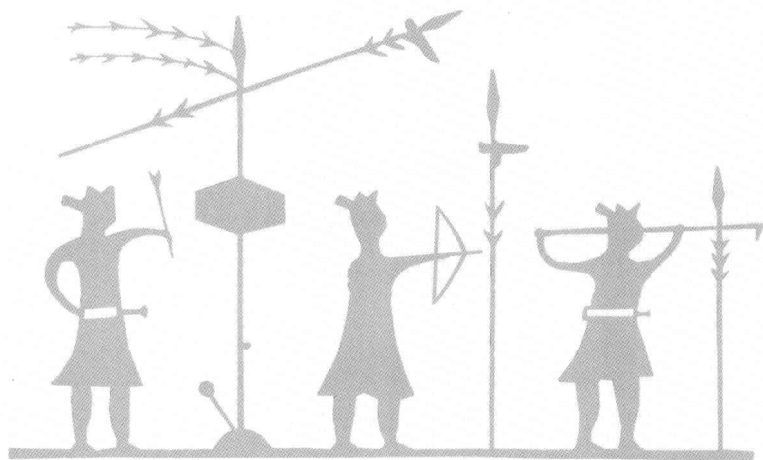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出版社

傈僳族长篇历史小说

恒仁乡

朱发德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恒乍绷：傈僳族长篇历史小说 / 朱发德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1
ISBN 7-5367-3034-9

I. 恒... II. 朱...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0259 号

责任编辑	刘正芳
责任校对	张 平
装帧设计	李 木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4.875
字 数	372 千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5300 册
定 价	30.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3034-9/I·659



作者简介

朱发德，傈僳族，编审，云南省兰坪县人，1982年8月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先后在怒江州农会、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农村工作部工作。1985年11月调怒江州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参与编写了《前进中的怒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新编怒江风物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等。著有《黄柏志》、《岩头志》等志书。长篇历史小说有《决战大峡谷》、《圣歌弥漫的峡谷》等。系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学会、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云南省戏剧协会、云南省地方志学会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怒江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曾任《怒江方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主编。由于修志成绩突出，先后两次受到省人民政府表彰，被选为政协怒江州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相逢	(1)
第二章	虎口夺人	(14)
第三章	龙王姑爷	(26)
第四章	正月惊雷	(38)
第五章	征途怀古	(51)
第六章	首战告捷	(67)
第七章	生死相恋	(79)
第八章	笑里藏刀	(93)
第九章	喝同心酒	(105)
第十章	进行串联	(119)
第十一章	攻克维西	(125)
第十二章	• 搬救援兵	(137)
第十三章	组织义军	(148)
第十四章	儿女情长	(161)
第十五章	斗智斗勇	(172)
第十六章	开棺破案	(182)
第十七章	保路运粮	(195)
第十八章	灶里埋人	(205)
第十九章	战场婚礼	(218)
第二十章	药王菩萨	(230)
第二十一章	慰问将士	(241)
第二十二章	穷人念书	(254)
第二十三章	恋人殉情	(261)

第二十四章	紅岩伏击	(272)
第二十五章	真假义军	(282)
第二十六章	血腥屠戮	(292)
第二十七章	大王判案	(302)
第二十八章	火攻山坡	(313)
第二十九章	夫人探亲	(326)
第三十章	白发老人	(335)
第三十一章	战锣鼓簋	(346)
第三十二章	死里逃生	(357)
第三十三章	最后决战	(367)
第三十四章	兵败将亡	(378)
第三十五章	无船过江	(392)
第三十六章	巧妙借粮	(404)
第三十七章	以德报怨	(417)
第三十八章	峡谷搬兵	(427)
第三十九章	竹笠无情	(441)
第四十章	红日青松	(451)
后 记		(468)

第一章 英雄相逢

在中国云南省西北部地区，从东到西有：金沙江，过云岭山脉以后，有澜沧江，接着就是高耸入云的碧罗雪山，紧接着是世界闻名的怒江大峡谷，西岸是白雪皑皑的高黎贡山。这三条江夹着三座大山，从北到南，延绵几千里，形成天下少有的“三江并流”自然奇观。无论是银装素裹的严冬，还是炎炎烈日的盛夏，一座雄伟静默的山脉始终屹立在澜沧江的西岸，那浑厚的白雪簇拥着陡峭的峰峦直指云天。这就是永葆青春本色，巍然独秀的碧罗雪山。一座座高峰林立、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群山，一座座玉柱擎天、山川秀丽的横断山脉的佼佼者。大山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澜沧江，那经久不息的涛声更烘托了高山的宏大。

人们无法登临绝顶，无法走进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梦幻般的高度，只能站在峡谷腹地的阳光田园里，在咫尺天涯的朦胧中与风中的群山遥遥相对，用敬畏的目光越过一片片丛林，沿着悬崖绝壁慢慢向上延伸，慢慢地接近泛着银色波澜的横贯千古的一系列壮美……

如果是晴朗的春天，清风吹拂着挺拔秀美的山峦，半山腰冰雪开始消融了，清澈的雪水涓涓流下，千沟万壑泉水叮咚，此时的大山色彩分明，黑白相间，碧绿片片。最上面的千峰万岭耸立天穹，银堆玉砌，壁立千仞，白茫茫的冰雪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苍茫的雪线以下，融化的积雪滴落成清涟之水，散落的珍珠逐渐汇集成涌动的溪流向着辽阔的野地和美丽的梯田进发。再往下就是一片片茂密的森林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点缀得山林格外妖媚，面对红花绿叶的勃勃生机，再寂寞的灵魂和倔强的坚冰也会

融化了……

到了冬天，何处是山峰，何处是云雾，何处是白雪，难以辨别，那与云天接壤终年积雪的地方已是天地合一了。凝眸着彤彤密布，远离尘嚣，白茫茫的一片极高之处，冰清玉洁的碧罗雪山被白絮和漫卷的流云怀抱着，那么遥远，那么神秘，无言的生命在美仑美奂的氛围中迸发出青春的火焰。几千年的嬗变与轮回啊，苍天悠悠，人世更迭，一座雄伟的山脉始终以坐禅的神态巍然屹立，绝对的高贵无可匹敌，大自然以鬼斧神工雕塑的高大峰峦让人诚惶诚恐。

在碧罗雪山下有个地方叫维西，历史上这里早已设厅。境内尽管是澜沧江河谷地带，但森林茂密，溪流纵横，风景优美，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争妍斗艳，竞相开放。人们在这片热土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这里四季分明，每年有两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形成春荒和夏荒，其中春荒是与杜鹃声中同时来的。每年青黄不接时，这种候鸟就开始叫了，人们自古以来对杜鹃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杜鹃是死人的那只鸡变化而成，祖先们到阴间以后放心不下后代，叫鸡转变成杜鹃，催促世间的后人赶快播种，以免来年受饥饿。不言而喻，这是把杜鹃比作吉祥的象征。另一种则相反，认为杜鹃是饥饿鸟，人们生活困难季节，在青黄不接时才开始鸣啼，有意向人们示威。其实年年都在夏历三月初开始叫，六月初结束。民间有“来时不多三月三，去时不多六月六”之说。但是，今年的杜鹃叫得更使人饥饿，人们不仅恨杜鹃，更恨官府了。

清嘉庆六年，维西境内赤地千里，农夫们遇上了百年未遇的干旱，包谷苗子晒死了，水稻无法插下去，原来出溪水的地方也全干了。老人们伤心得流泪，知道明年便是饥荒年了，但心里还是盼望下一场雨，能救天下百姓。然而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天还是不下雨，原来连牛也无法渡过去的河，现在反而成了小溪。当

地的傈僳民众推荐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到碧罗雪山上去打龙潭。

碧罗雪山在澜沧江和怒江之间，像一座长长的城墙，山脊东面有一些龙潭，在龙潭下游五六十米处则出来一条河，越往下河水越大，最后注入澜沧江时已形成很大的河水了。这就是澜沧江两岸“非”字型的地形。山像一本打开了的书本，过一山又一山。根据这里的地形，人们择地而居，凡是有块平地的地方，就有几户或几十户人家居住着。以往几千百年来，人们认为降雨是由龙王掌握的，它居住在山上的龙潭里，三年一次到东海龙王那里去汇报，而东海龙王是天下所有龙王的皇帝，于是，哪个地方降多少雨，全部由它分配给其他龙王再具体实施。一般是山区六分雨，坝区四分雨，在哪边加大一点就会成为水灾。一旦碰上旱灾年头，当地的傈僳族人就砍上一块巴掌大的核桃皮，带上香烛、养花、茶、酒等祭祀品，爬到碧罗雪山的龙潭里去打龙潭，请求龙王降雨。但是，打龙潭不是随便去的，必须选出一个德高望众的人，由他带领两个人组成三人小组，准备好一切祭品才能上山。

傈僳族都想请一个德高望众的人上山打龙潭，到底哪个最合适呢？大家议论纷纷，一时难以确定人选。这时有个中年人突然大声地说：“恒乍绷，他最适合。”“是啊，大家怎么把他给忘了，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了。”众人高兴地说。“他最适合。”

“你们说的是康普里棉牙姑村的恒乍绷吗？”腊者布走出来问。“就是他。”众人高兴地答道。“他最近到江西弄独村行医去了，听说有个人病重，祭了好些鬼也不见效，只好慕名来找恒乍绷。昨天晚上还宿在我家里，天一亮他就走了，可能再过几天才会赶回来。他忙得很，东奔西波的，为病人们忙坏了。”别的扒也接过话头说。

“我们派人到弄独村，请恒乍绷回来，请他到山里打龙潭，天早成这个样子，并且已形成了苗期旱灾，这样旱下去会饿死人

的，连小春作物也颗粒无收了，饥饿已经在天天逼近我们。有些村子里的穷人开始断粮了。”阿旺普也很伤心地说。

“我们一致推荐阿旺普到弄独村去请恒乍绷，请他尽快回来，越快越好。”腊者布着急地说。众人也连声赞成。

“要到澜沧江西岸的弄独村，必须有溜梆和大麻绳，我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叫我怎么过江？”阿旺普有些为难地说。

“我说阿旺普，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到别人家里借上一套溜梆和麻绳，不就过去了，连这件小事也把你难住了，哪里还像个傣傣汉子？”腊者布用激将法说。

“好，我现在就去。”阿旺普微笑着答应道。

“好，这才像刮木必的后代，真正的傣傣汉子，你去吧。”腊者布当着众人夸奖阿旺普。

再说，弄独村地处澜沧江西岸。碧罗雪山东面，是一块较为平缓的山坡，这里居住着四十多户人家。由于严重的干旱，田里的麦苗、油菜和蚕豆长有一尺高，黄色的庄稼苗向人们告示，今年的小春颗粒无收了。到处是唉声叹气、瘦骨如柴的农夫，少数家庭已经支不开锅了，往年在这里行路，到处听见山歌声，使阿旺普难忘的是，有一次去卖盐巴被田里劳动的当地妇女拦下来，引回到村里对唱了一天一夜的山歌，使他名声大震。真的没有歌手了吗？阿旺普过江后不久就登上了那条大路，站在一息台前大声地唱道：

你爱欢乐搭哥去

你哥就是欢乐人

唱了一句后见没有人应答，他又唱第二句：

阳雀叫了杜鹃叫

小妹走了大哥来

这时见两个中年汉子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和八九岁的小女孩迎面走来了。见阿旺普一个人站在这里唱山歌，就乞求道：

“这位好汉行行好，给我们一点东西吧，我们好几天没有饭吃了。”大人这样说，两个小孩立即跪在地上向阿旺普磕头。

“别这样，你们是哪个村里的？怎么到了这种地步？”阿旺普内心里一种强烈的同情心涌上心头。“到底怎么了？坐下来说说……”阿旺普说。

那两个人坐了下来，阿旺普给两个大人各一把腊花烟问：“两位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其中，有个年长的中年人叹了口气后说：“我看你这位兄弟也是好心人，不瞒你说，我们家在阿尺打嘎，家乡饿死了些人，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只好把儿女带出来，到处行乞。如果有适合的人家，想把他们卖了。方知在家也得饿死，不如让他们在富裕人家里活下来……”话还没说完，这位庄稼汉早已泪如雨下了。

真是干旱坑死了人。杜鹃落在树枝上“布谷、布谷……”地啼鸣，好像在向人们明示，饥饿还没有完。其实，在澜沧江河谷里的广大农村，每年都有两个最困难的季节，一个是农历三月到四月，这段时间里，头年的包谷、稻谷、花荞、粳米、高粱等大春粮食已经吃完，可小麦、大麦、豌豆、蚕豆、燕麦等小春作物还没有成熟，青黄不接，形成春荒。另一个季节是在农历的七八月，小春粮食已吃完，大春作物还没有成熟，形成夏荒。往年有些农户虽是困难，但相互借些粮，买些粮也就度过了。可今年不同了，由于发生干旱，那些土司、头人、富裕户已经预料到粮价会飞涨，于是，他们不但不借粮，而且还囤粮，逼得穷人们卖儿卖女，真是雪上加霜啊。要不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谁愿意把儿女卖到别人家里当牛做马啊？千头万绪涌上了阿旺普的心头，这位傈僳汉子也禁不住泪水流了下来。

“这位大哥，你别难过，方知都是咱们穷人命不好，咱们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的命苦啊……”说着说着，三个傈僳汉子抱成一团，在息台前哭了起来。

这时，七八个清兵押着一个带枷的人犯走了过来，他们看见一个身材高大，洁白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长发拖在背后，身穿一身麻布衣服，脚穿一双旧鞋，他昂首阔步，毫不害怕地走了过来。阿旺普定眼一看是恒乍绷，他大声地惊叫道：“恒乍绷大哥，你到底犯了什么王法，把你抓了起来？我是来请你回去打龙潭的呀……”这时，清兵中有个中年人说：“我们不知道他犯不犯王法，是康普土目禾昂仁叫我们缉拿他，只好把他押往土司衙门了。”“阿旺普兄弟，这个世道穷人还有什么道理和王法，只要土司和头人一句话可以使你人头落地。他要你活，你就活，他要你死，你就得死，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只不过给穷人看病而已，犯哪条王法，穷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还不如一只蚂蚁……”恒乍绷愤怒地说。清兵们脚不停步地把他押走了。

“不好了，我还得赶回去棉牙姑村，把这件事情向乌恒布他们禀报，土司也不能乱抓人吗？他不犯王法把他捕走，天下还有没有王法？”阿旺普愤怒地说道。

康普土司把恒乍绷关进一个监狱里，那些狱卒把他推进去以后“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里头黑洞洞的，门里设一个窥视人犯的小窗户。过了大半天，才看清里头有三床草席和三床破旧不堪的麻布毯子，墙角里有一个人蹲着，像个死人。恒乍绷走近他说：“这位好汉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王法，在这里坐牢？”那人不动，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俗话说‘好汉不离牢，好马不离槽’，有什么好叹气的？既然被捕来了，那只好安心坐牢就是了……”恒乍绷又说道。也许这句话激发了那人，他叹了一口气后说：“这位好汉，你有所不知，我是冤枉坐牢的，是他们谋夫夺妻的牺牲品呀……”

他娓娓道来：原来这位好汉名叫李汉奎，是叶枝人，今年已有30岁，是个秀才。他连续五次到昆明的云南贡院去乡试，这

是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乡试考场，在明代和清代，每逢子、午、丑、酉年秋，云南各地的秀才都云集贡院举行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一旦中举，就算拿到了跻身官场入场券，也是人们通常形容的“鲤鱼跳龙门”，贡院的正门因此称之为“龙门”。然而这几年的贡院考场完全被那些当官和有钱人营私舞弊占领了，那张“惟才是举”的招牌早已名存实亡。但李汉奎这个乡下人确不知道内幕，不远千里去昆明考了五次，每次都名落孙山，失望而归。

李汉奎的父亲也是农夫，靠盘田过日子，他的叔叔做小本生意，家庭较为富有，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供他念书去当官。汉奎十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官司，才让他去念书的。同村的有户邻居争夺他们的地基而打起官司来。最后由于那家人识字，把状子写得，说得有条有理，有证有据。土司衙门把本应该赢的官司判输了，李汉奎的父亲和叔叔不服，又告了几次，但衙门以字为凭为由，翻不了案了。李家才认识到念书识字的重要性，于是出学费把李汉奎送到叶枝私塾里念书。父亲背着盘缠和简单的行李带着李汉奎走了一天路，到私塾后，他父亲叫他向那位先生磕了一个头，然后留下了他。过后，每隔几个月，父亲就送来一次口粮和油盐菜，每一次都以不识字而输官司的事例来教育他，促使他奋发向上。后来，他转了两个私塾，先后共读了九年，被当地人称之为秀才，又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字，每逢过年，就给老百姓写些对联，平时在他们买卖土地中写些地契之类的东西，很受乡亲的欢迎和好评，威信在群众中慢慢高了起来，在这一带识字人太少了。但是，这件事成了土司心中的一块心病，一山容不下二虎，土司眼睛里容不下沙子，这事早已引起了禾崑仁的不满。于是他派人通知李汉奎去昆明参加乡试，以便叫他到异地做官，在他辖区里不再有比他强的人存在。但是，由于考场只面向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李汉奎这个来自边疆的农家子弟只不过陪他人而

已，连卷纸也没有人过目，丢进了垃圾里，每次都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只好自叹命苦了。直到最后一次他才在别的考生中得知了这个真相。从此，他恨透了那个贡院。谁知，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呢？

他从昆明考试归来，一进门就被告知他的妻子王秀华被邻村的富人杨仕斌抢去做了小老婆。他火冒三丈地赶到了杨仕斌家里讲理，要求归还他的妻子。然而，这个秀才也太天真了，掉进老虎口里的羊子哪还有活的？李汉奎不仅要不到妻子，还被杨仕斌的打手们痛打了一顿，使他满身青一块，紫一块，拖着受伤的身体，拄着拐棍，回到了家里。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家里又发生了火灾，只剩下一块残垣地基了。举人又考不上，妻子被别人拐走，家里发生火灾。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好汉欲哭无泪了，他跪在地基上捶胸打肚大声哭道：“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

这时，他的父亲从外面走过来对他说：“儿子，别哭，天无绝人之路，房子烧了可以再盖。婆娘好比烂草鞋，丢了一双有一双，何必为她伤心成这样。只要你平安归来就行，人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对发生火灾的事，我怀疑是别人有意放的火，现在不说了，先到你叔叔家里吃完饭再说。只要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走吧！”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分析最近家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都感到有些蹊跷。首先是李汉奎到昆明考试后，在村里到处传来他已考上了举人，并且到四川去做官，连家也来不及回。他在外头还找到个百万财主的千金结了婚，被八抬大轿抬去赴任。读书人谁都盼望有这么一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讲这件事。老人毕竟是老人，在这件事情没有得到证实以前，父亲和叔叔都与平常一样，没有显示出高兴的样子，心里想李汉奎不会是这样的儿子。

有一天，李汉奎的妻子王秀华到澜沧江边洗麻。这时，杨仕斌带着一伙人，拿着长矛、大刀、弩弓、火药枪把王秀华抢走了。同去的人回来报告了李汉奎的父母。但儿子赴昆明考试不在家，老人们也无可奈何。想不到儿子今年也跟往年一样名落孙山，失望归来。更不听老人们的劝告直奔杨仕斌家评理，秀才遇着野蛮人，有道理也讲不清。杨仕斌财大气粗，哪里把这个穷秀才放在眼里，与他讲理，岂不是与虎谋皮吗？被打了一阵以后，才放了他回来。那天晚上发生火灾也很奇怪，时间是在鸡叫前后，并且从屋外面烧了起来，火趁风势，越烧越大，全村人都来救火，但深更半夜，等大家穿好衣服过来时，火已烧完了房子。村里人都感到不对劲，当场就有人说：“这是有人故意放的火。”从李汉奎家的为人看，村里村外没有与他结仇缠冤的人户。他家世代代老老实实做人，没有与哪一家发生仇冤。尽管以前在争地基问题上与他人发生过一次官司，可事情已经过了十五六年。

“这里有诈，我们必须赶到康普土司衙门去告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了，过去我们不识字，打不赢官司，现在不同了，肯定打得赢这场官司。”李汉奎满有把握地说。

“我说汉奎，阿叔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俗话说：‘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家虽说日子还过得去，可哪里赶得上杨仕斌家，现在的土司衙门，看重的是金钱，而不看中谁有理谁无理。公正办案的又有几人？”他叔叔说。

“火到猪头烂，钱到把事办。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公正，明镜高悬是假，趁机捞钱是真，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他们哪里为我们这些穷人说话呀？我看打掉牙齿往肚里吞，这桩官司算了。”他父亲也劝道。

“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妻子被别人抢走，房子被烧毁，去找杨仕斌评理，还被打了一顿，天下还有没有王法？我要到康普衙门告这个叫花子，哪怕倾家荡产，如果不告，还有什么

脸面活在世上，我不服啊。”李汉奎愤怒地说。

“俗话说得好‘自古红颜多祸水，英雄难过美人关’。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劝告，硬打这桩官司，我们也对你无可奈何，可我认为其结果是凶多吉少啊。”父亲无不担心地说。

那天晚上，李汉奎在叔叔家里头一次失眠了，他的思绪飘到遥远的过去：

那是他头一回到昆明贡院乡试，他自己认为考得不错，凡是出的题，他都会答，并且满以为考上了，在昆明呆了好长一段时间。张榜那天，他从头到尾连看了三遍，都没有他的名字。他看到凡是榜上有名的人都扬眉吐气，互相道喜。像他一样落榜的秀才，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无地自容。可他们也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凡是考上的人，从服饰上来看，都不是一般人家的子弟，都是有钱人家。真是：富贵有根，人家命大福大，都考上举人了。哪里像这些穷人子弟，人穷命薄，莫说当官，连个举人也考不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得。人家祖坟埋得好，埋个好风水的地方。哪里像我们这些穷人，世世代代都受穷。于是他失望而归，不怨天尤人，只怪命运不佳。

世间行路也是不平等的，最能体现家境状况，有钱人坐轿或坐滑竿，被别人抬着。中等人家骑马上路，穷人家只好徒步而行。李汉奎只好徒步回家，一路上好不伤心。人一旦倒霉，什么事都碰上，走到离家半天的路上，他突然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全身发抖，大汗如雨，双脚重似千斤，莫说走路，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他失望地躺在路边，盼望有个过路人能救他的命。说来也巧，到河边洗麻的母女俩碰上了他。见到他问明情况后把他扶回家里，请他喝药的同时，用小匕首在胸口划开了一小点，再找来一只小公鸡，把鸡的胸口也划开，人和鸡伤口都见血后，鸡的伤口对准人的伤口，过了吸一锅烟的时间，那只鸡死了，连肉的颜色也变青了。这时那个大妈高兴地说：“小伙子，你得救了，如

果晚一天，你就无法救了。这药方是恒乍绷巫师教我们的。你长途跋涉，又喝了冷水所致。在这里休息一两天后再赶路吧。”

那个小姑娘煮好了一土锅猪肉稀饭，用勺盛来一木碗给李汉奎说：“阿哥，你喝点米汤吧，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再说，吃了饭病也好得快些。趁热吃了吧。”

“谢谢大妈，谢谢姑娘，尽管以前素不相识，今天萍水相逢，你们救了我的命，真不知用什么来感激你们的救命之恩。”李汉奎感动地说。

“小伙子，别说这些了，俗话说‘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男人要经常出门才学得到本领，如果天天呆在家里，连聪明人也会变成憨人。可出门谁也没法像蜗牛一样把房子背在身上，哪个都有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你阿叔还不是年年出门到金齿（保山）、德王（腾冲）、大理一带做漆匠，帮他们涂棺材和房子、家具。在外面还是靠别人帮助。”大妈善良地说道。

“大哥，趁热把稀饭吃了……”姑娘微笑着说。这时李汉奎才注意到了她，温和的笑意浮在脸上，黑亮的双眸闪动着惊喜，脸色白皙，两颊透红，两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哪怕一口水含在嘴里，上下嘴唇露开，水也不会从她的牙缝里渗出来，一头乌黑的长辫在脑后，个子高大，真的太漂亮了。一种强烈的异性吸引力从他的心头升起，也许是心理作用，好像他的病也轻了好多。他使力坐起来，靠在床沿上，接过那碗肉稀饭和那双蒿枝筷子吃了起来。

李汉奎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得知姑娘的名字叫王秀华。身体得到了恢复，回去的那天早晨，王秀华送了他一程。在路上他对她说：“我回去以后，马上来求婚，把你娶回去做妻子，是你家救了我的命，也许是缘分，是天意，让我俩成亲。”

王秀华既不反对也不拒绝，有意把话题岔开。只是在分别的时候才说：“我爸爸到腊月中旬前后才回来，到第二年的三四月